

亚里士多德没有“原始质料”^{*}

Aristotle without Prima Materia

休·R·金 (Hugh R. King)

吕纯山 (LU Chunshan) / 译 (trans.)^{**}

【370】对于所有严肃而科学的哲学和自然哲学而言，原始质料 (First Matter 或 *Prima Materia*)^① 学说在经历过一个漫长而辉煌的生命之后，已经安静而卑微地凋零了。我在本文挖掘这一主题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不能把这一学说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毕竟]，在他留下来的哲学著作中无法找到这一学说的踪迹，[在我看来]，它是在亚里士多德传统早期源于一个解释中的基本错误而被发展起来的。如果这一说法能成立，很显然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哲学甚至可能比人们所经常猜测得更远离传统解释。因为一种对于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的误读，如我们将要试图表明的，只是从一个有关

* 本文译自 King, Hugh R., 1956, "Aristotle without *Prima Mater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7, pp. 370 - 389.

** 吕纯山，外国哲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LU Chunshan, Ph.D in Foreign Philosophy,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for European & American Cultural Philosophy,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E-mail: chunshanamu@sina.cn)。

① 金在文章中用来指 *πρώτη ὕλη* 的词比较多，虽然开篇他把 first matter 与 *prima materia* 并提，但从全文来看，他用 *prima materia* 指他所批评的传统的那个无形、无特征的概念；而 first matter 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即指火、气、水、土四元素，但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他还用了 primary matter, prime matter, primitive matters。我们为了论述的方便，把 first matter, primary matter, prime matter 等肯定意义上的 *πρώτη ὕλη* 直接翻译为“最初质料”，把 *prima materia* 翻译为“原始质料”。——译者注

其形式理论的更为基础的错误推论而来。

甚至在这一原始质料学说最活跃的时候，它也一直是一个神秘而充满争议的主题。因为任何事物只要有某种可认识的特征，能被分析并因此在讨论中展示了某种普遍的特征，根据事实本身 (*ipso facto*)，它就被赋形的；而且只要它被赋形，它就是“这一个”，一个实体，因此并非原始质料。然而，存在一种由集中于无限性研究的数学体系所暗示的方法，传统借此确定了原始质料，并在这一自然体系中确立了其合适的位置。

取来任一实体，分解其形式，把它分析为质料，就像一张桌子被分析为木头。然后取来这一质料木头，把它本身看作一种实体并再次分析，直到找到另一种质料，把这种质料分解为它的质料，如此反复，直到想象已经剥落掉形式的最后残余，然后就有了赤裸裸的质料。物质分析的这一理想终点将是所有质料背后的质料，没有形式并因此没有现实性的永恒潜能——原始质料。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方案中，这一系列倒数第二的术语，处于非实在的边缘、依附于形式的最后残余的最简单实体，就是土、气、火、水四元素。一旦它们的形式被剥离，比它们更基础的，只有原始质料存在，无特征、无形，根据定义，注定是永恒潜在的。

已经有人主张，这一原始质料根本不是存在，而是存在的一种本原，^①这种“无特征的载体”并非自然物体的一个部分，而是内在于它的不安定的、无限而永恒的潜能的一个抽象概念。可以理解，这样一个想法颇吸引人，因为有了这一想法，我们就可以不考虑一个既困难又可疑的观点。然而很不幸，这一把原始质料简单还原为抽象的物质本原本身的观点的企图，不可避免地或者与原始质料的传统概念无法协调，或者与被用于支持这一学说的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无法协调一致。

【371】 这样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转而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最初质料 (*primary matter*) 所说的话时，就会被直接引导到他的简单物体，即火、土、气、水四元素身上。而且，我们将看到，对于传统而言，原始质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质料，说它是神秘的也可以，它作为元素的基础，其原始

^① Cf. O'Donoghue, Dermot, 1953, "Aristotle's Doctrine of 'The Underlying Matt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June.

信息是由热、冷、干、湿首先产生的。它就是作为原始质料——这一原始质料形成了关于传统争议的整个车轮的共同而稳定的中心——的首要且最简单信息的元素的这一概念。

本文将只关注这一关键问题，即是否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确实存在一种比元素更为原始的质料。通过这样面对于整个传统而言的这一共同假设，我们会把对于原始质料更为特殊的本性的几乎无尽的猜测留给历史学家。^①

I

在《形而上学》第五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术语词典卷，他说(1014b27 及以下)：^②

某种自然存在物由之最初开始存在或生成的最初的东西也被称为自然，在其自身潜能方面既无形状也无变化，例如雕像和铜器的铜就被称为自然，木器的木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一事物都由它们构成，**最初质料**^③都持存。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下，人们把自然对象的元素叫做自然，有的人说是火，有的人说是土，有的人说是气，有的人说是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有的人说是其中一些，有的人则说是它们全部。

此外，自然对象的本质以另一种方式被称为自然，……所以，那些出于自然而存在或生成的东西，尽管其由之生成和存在的东西已经存在着，倘若还不具有形式或形状，我们就不能说它具有了自然或本

① 没有人会试图引述阐述原始质料学说的这些古代和现代的无尽的权威。如果说我们引用乔基姆(H. H. Joachim)而不考虑其他注释者，是因为在他的《论生灭》(1926: *Aristotle on Coming-to-be & Passing-aw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注释本中，关于原始质料学说所在的最关键段落，他讨论得比我在其他地方所能找到的更为详细、更为中肯。那么或许，对于这一学说最哲学的论述——它表面上仍然保持为对亚里士多德的一种阐释，是 Robin, L., *Aristote* (Paris, 1944: 73-80)。

② 本段及后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中文翻译参考了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一些字句有修改，下同。

③ 英文原文中的斜体字我们用黑体字表示，下同。

性。只有由这两者 [形式与质料] 构成的东西, 才是出于自然而存在, 例如动物及其部分。不仅最初质料 (这一概念有双重意义, 或者从事物上算的最初, 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最初。例如, 铜是对铜器自身而言的最初, 但一般来说, 最初质料是水, 加入所有可溶的东西都是水的话。) 而且形式或实体两者都是自然。形式或实体是生成的目的。^①

如果我们并不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是在陈述他自己关于【372】最初质料的最后理论, 而且如果我们对于原始质料学说延迟一会儿再做判断, 那么关于这一段落的一种直接的阐释似乎至少可以得出关于最初质料的这样三个事实:

(i) 我们用“最初质料”可以指适合于任一既定生成的质料, 就是常常被称作“最近质料” (proximate matter) 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别处把这种质料称作“终极质料” (last matter), 既然它是终极质料, 那它就像曾经是雕刻家凿子的最后一凿之前的石头。但它也是在对一个实体进行物质分析中被发现的最初质料。

(ii) 我们用“最初质料”可以指并不适合于某一个别实体的质料, 而是适合于每一种可能实体的质料, “一般地”或普遍地 (ὄλως) 最初。这一意义上的“最初质料”是在对实体的完整的物理分析中发现的终极质料。举个例子, 像泰勒斯所相信的, 如果万物最后都被分解为水, 那么水就是这种最初质料。

(iii) 最初质料, 显然在这两种意义的任何一种意义上, 被“始终保留”在利用它的生成中。在最近质料那里, 它在过程中自始至终被保留, 直至到达这个实体的终点。在普遍的最初质料那里, 它在每一个生成过程中自始至终被保留。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193a9 及以下^②的最近质料和普遍质料之间做出了同一区分。他说某些早期自然哲学家称最近质料为事物的本性, 而

① 除非另有说明, 我将完全遵照牛津版的翻译 (牛津, 1908 - 31)。

② 也请参阅《形而上学》1023a26ff., 以及 1044a15ff.。

其他人把所有的最近质料分解为元素，即分解为某种普遍质料，并称它为“事物的本性”。在这两种情况的任一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否认他们说到了关于一事物本性的某种重要的东西：

这是一种关于自然的说明，也就是说，它是事物在它们自身内有一种运动或静止的本原的首要的作为基础的质料。^①

从我们刚刚引用的文本处开始的整个《物理学》第二卷，都与这一特殊的讨论相关。在该卷末尾，亚里士多德说到质料和质料因是在自然中“必然的”东西，生成由之（from which）开始而且没有它生成就不可能：

所以，如果要有一幢房屋，这样一些东西，或一般而言的为了什么的质料，例如砖瓦和石料，如果是为造房的话就必然要先已生成了、准备好或存在着。当然，目的不是由于这些东西——除了作为质料外——，也不会由于这些东西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房屋和锯子也不会存在；……在自然物中的必然性，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质料的东西以及它的运动。^②

因此，最初质料，无论它是最近质料还是普遍质料，都在过程中自始至终被保留，直至到达这个实体的终点，并在那时变成为那一实体的物质本性。反之，每一实体都必须运用它所必需的质料；这一普遍的最初质料就是所有实体都必需的质料。因此，如果火、土、气、水是普遍的最初质料，那么所有实体将必然用这些作为它们的物质基础。

【373】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形而上学》1049a19 - 26，我们就能给亚里士多德的最初质料补充一个更为确定无疑的特征：

似乎我们所说的东西并不是这一个而是由这一个做的，例如箱子不是木头而是由木头做的，木头不是土而是土做的，……只有后随的那个东西才永远是无限制的潜在存在。例如，箱子不是土，也不是土做的，而是木头做的，……，因为这（木头）才是箱子的质料。……

① 《物理学》193a28 - 29。

② 也请参考《论动物的部分》642a - 642b4。

如果存在着某种最初的东西,另外的东西不再说成是那个做的,这种东西就是最初质料,例如,土是气做的,气不是火而是火做的,那么火就不是某一这一个而是最初质料。

换言之,在这一既定的例子中,如果我们无法找到火的质料,例如水,以致把火称为“水的”,那么火将是最初质料,一种超过它分析就无法进行的最初质料。所以会设想:

(iv) 最初质料不是“这一个”(τόδε τι)。

普遍质料的这第四个要求是原始质料这一传统学说的基石。只要某物有某种可认识的特征,他们论证说,它就会举某种普遍的特征为例,并根据事实本身被赋形。而且只要它被赋形,它就是“这一个”,因此就不是最初质料。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形式确定性的元素,不可能是最初质料。实际上,元素就是“最初质料化的”(prime matter)。

然而,即使在所讨论的这一点上,在得出这样一个仓促的结论之前,有几个想法应该让我们暂停一下:

(1) 亚里士多德写道“现实的物体或许会从某个潜在的物体中生成;然而,如果潜在的物体不是另外一个已经先在的现实物体,就会有分离着的虚空存在。”^①当我们思考这一潜在物体或最近质料时,是在它自己的现实性中,我们会依次分析出它的质料,并以此类推,直到我们到达一个最初质料。这一最初质料明显就是这一分析的终点,因为它不可能转而被看作是复合物,即,它不可能进一步被分析为一个形式和某种更为原始的质料。现在亚里士多德用以表达形式和质料复合物的词是“σύνθετος”。然而,他在一些场合认真说过,他的四元素是“ἀπλᾶ”(简单物)而不是“σύνθετα”(复合物)。^②

(2) 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复合体的复合或生成的第一步,是从元素开始的。^③这使他承认了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理论作为一种对于事物的物质本性的说明,但他从未承认恩培多克勒(或其他早期

① 302a5ff.; 1042a27-28.

② 303b17-18; 334b31ff.; 268b26f.; 271b17ff.; cf. 382a24ff.

③ 见下文,以及 cf. 984a20f.; 646a12ff.。

自然哲学家) 清楚地掌握了形式概念: “如果我们看这些古人”, 亚里士多德察觉到, “自然哲学看起来关注的是质料”。^① 他有可能把他自己的元素设想为只作为复合实体的物质载体而存在吗?

(3) 在两种情况下, 关于我们如何达到最初质料的这个问题, 当亚里士多德给出他自己的理论时, 他似乎表明 (a) 这一分析是一种物理分析, 【374】以及 (b) 它在一种可认识的、物理的质料那里终止了。因此他说道, “如果我们达到火” 或 “如果我们达到水”, 那么这样一个物理质料就会是最初质料。他的确在两种情况的任一情况下都没有就最初质料究竟是什么给出他自己最后的理论, 但是他也并没有说他自己的最初质料不会通过这一方式而达到。

我提出这些初步的想法, 不是它们自身作为反对原始质料的重要或决定性的证据, 而是, 为了阻止——如果可能——在相反证据出来之前, 过于匆忙地为传统解释进行担保。

如果, 像传统使我们所相信的, 四元素是原始质料的最简单信息, 那么我们就能够想象, 在对元素、元素的构成和生成的详细讨论中, 关于最初质料, 亚里士多德应该有相当多的话要说。

他把《论天》第三卷整个地都用于对元素的讨论, 这一卷相当一部分的内容在关注它们的生成。在这一讨论的结论附近, 他写道 (305a14 - 32):

既然它们 [元素] 是生成的, 其生成就或者源于某种无形的事物, 或者出于一个物体。如果出于物体, 又或者是出于另外某物, 或者是相互生成。从无形的事物中生成它们的理论要涉及一个形体之外的虚空。因为一切将生成的东西都要在某物中生成, 而生成发生于其中的, 又或者是无形体的, 或者有物体; 如果有物体, 就会在同一地点同时存在两个物体, 一个是将要生成的, 一个是先前已有的; 如果是无形体的, 就必然有一个形体之外的虚空。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前面已证明了。另一方面, 元素也同样不能从另外的某物体中生

^① 194a19.

成。因为这就得出另一个物体先于元素的结论。如果这个物体有重或轻，就会是某种元素，如果它根本无运动的倾向，就是个不动的和数学的实体，这样，它就不会在地点中。……可见，如果它在地点中，并在某处，就会是某种元素；如果它不在地点中，就没有什么能从它生成，因为将要生成的东西和生成由以源出的东西必然是在一起的。既然元素不能由非有形的某物生成，也不能又不是元素的其他物体生成，那么，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它们是彼此生成的。

当然，到目前为止，亚里士多德从未暗示他心存一种完全不确定的载体的学说，这一载体或者作为元素的基础，或者先于它们，或者它们由它而生成。

然而，传统有一种摆脱这一明显困境的方法，这一困境似乎是他们的解释在这里所要面对的：元素绝不在时间上生成于最初质料。否则，这种质料将不得不先于这样一种生成而无形式地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原始质料只是由于其信息而存在。它是一种逻辑上的而非时间上的对一种元素生成的预设。

让我们忽视一个事实，从我们刚刚引用的文本处所进行的长时间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么多地提及这样一个必需的逻辑假设：也让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原始质料一定【375】是亚里士多德通常的质料定义——确切地说，就是那一事物由之生成的东西，其存在先于它的生成，而且它持存于那一生成——之外的一个例外；^① 让我们问一下，说原始质料是一个元素的（或任何其他）生成的一种“逻辑预设”究竟意味着什么。

说到传统，乔基姆说在生成中发生的是“一个永恒持存的载体放弃一种形式而接受另一种形式的转化”^②。他说，这一不可感的、非实体的载体必然作为每一种生成的基础并持存于整个过程，否则，作为一种彻底灭绝的消亡将逐渐地消耗质料，并因此使生成最终成为不可能的。既然原始质

^① Cf. 1032b30ff. ; 1032a15f. ; 1023a26ff. ; 192a31; 1045b18ff. .

^② Joachim, Harold H. , 1926, *Aristotle on Coming-to-be & Passing-away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92 -93, 97.

料是永恒、不朽的，那么它就持存，而作为持存的东西，它一定需要另一种形式；因此，当一个实体性形式被脱落时，另一个形式必然被接受，这就确保了生成的永恒性。

在转向那些乔基姆提出支持这一解释的理由的段落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下其可能性。一个变化至少需要两个瞬间，一个恰好在这一变化之前，一个则是变化的后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原始质料抛弃旧的形式，另一个是它有了新形式。然而，在任何两个瞬间之间，亚里士多德说总是存在时间的，并因此有无数的其他瞬间。很明显，原始质料自始至终持存于这些间隔的瞬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时间内，原始质料会没有形式，并因此基于这一理论自身的原因，它就不存在。在过程中这一不存在的间隙会构成一个新实体由之而被生成的虚空（*nihilum*）。如果这一间隙被否定，那么这两个实体必然在同一地点同一瞬间存在，这也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如果在先的实体被吸收进后来的实体作为其质料，或构成性部分，那么原始质料单独持存的条件就没有被满足。

幸运的是，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被指控有这样荒唐的结论。一个放弃一种形式而接受另一种形式的无特征的质料概念是对他的变化学说、物质潜能的现实化学说、整个现实（*ἐνέργειαι*）概念的歪曲。那些现实（*ἐνέργειαι*），或实体性现实，例如他称为“灵魂”或“生命”的东西，只是由于性质变化、位移、增加和减少的连续过程而被生成，由肉、血、骨、气、轻、营养物等构成的一个无限复杂的最近质料的连续过程而被生成。而且这种“物体”被逐步建立并持存于整个变化过程，并在新的生成中达到顶点。甚至铜一定持存于生成一个雕像的整个过程中。最近质料，就定义而言，就是潜在的实体，在其现实化中自始至终持存，对这一过程的物质基础赋形，并在实体的生成中达到顶点。

那么传统是如何找到一个或几个段落用以捍卫他们原始质料是“变化的一种逻辑预设”的理论的？实际上，他们的解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它得到亚里士多德对真正生成的古老困境的回答的【376】三个独立陈述的支持。

第一，是他在生灭变化和在与单纯的性质变化相对照中的陈述，“没

有什么可感事物作为一个载体能保持同一地持存下来, 而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① 这是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陈述的回答, 从一个预先存在的实体不会有真正的生成, 因为这一实体一定在结果中保留和持存, 到由此推论出所谓单纯的生成就是这种预先存在的实体的性质变化。传统的结论是, 如果任何事物要在生灭变化中持存, 那么它一定是非实体的。

第二, 是他的“生成预设了存在和不存在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不现实的事物”^② 这一说法。他们 [由此] 推论说, 这就满足了新的实体被生成的要求: (a) 从某物 [生成] 以及 (b) 从本身 (*per se*) 是非实体的某物, 即从原始质料 [生成]。

第三, 是由第二点而来的说法, “一个实体的生成等于另一个实体的消亡”^③。那就是说, 既然原始质料只能作为无形式被赋形的东西而存在, 那么如果它要被蜕掉旧的形式, 就必然会接受一个新的形式。而这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真正的消亡将最终消耗掉任何事物都能由它生成的所有质料。

[这三个陈述都] 极有独创性; 但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第一个陈述。注意亚里士多德 [在这一陈述中] 并没有说在生灭中无物持存, 他说的是“没有可感事物在其作为一个载体的身份中持存”。那么他在这里用“载体”指的是什么呢?

他说, “载体”这个词能在两种意义中的一种意义上被使用:^④ (1) 一个“这一个” (τόδε τι), 或者主语, 它是“属性的载体” (τοῖς πάθεσι τὸ ὑποκείμενον), 诸如一个有灵魂的躯体, 其属性 (πάθη) 是, 比如有教养或苍白。他说, 这一载体就是实体 (οὐσία)。(2) 当前者不是这样的话, 谓述这一载体的这一事物并非一种属性, 而是一种形式 (εἶδος) 或“这一个” (τόδε τι), 然后载体就是质料或质料性实体 (ὕλικη οὐσία)。

现在, 在其第一句话已经在上文被罗列的这段话中, 亚里士多德开始

① 319b6 - 18.

② 317b17ff.

③ 318a25ff.

④ 1049a26ff.

表明他在使用的是这些意义中的哪一个：“我们必须区分（a）载体和（b）谓述这一载体的属性（*πάθος*）。”那么很显然，他在使用的这个词是在上文（1）意义上，即实体意义上的，属性谓述的“这一个”。然后他继续说道，在生灭变化中“没有可感事物在其作为一个载体的身份中持存”。总之很显然，当我们使属性所谓述的个别事物的本质的或界定性的形式并不在这一变化中持存，以至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是不可感时，那么消亡就发生了，同时为一种新的生成让了路。很明显，他的意思并不是无物在这一过程中自始至终持存，否则将根本不会察觉这一过程。^①只是因为生成【377】和消亡都是过程的终点（*termini*），而非它们本身是过程（就像是位移，性质变化，以及增减），他称它们为“变化”而非“运动”或“过程”（*κινήσεις*）。^②

而且，最近质料在生成中自始至终的持存并没有像传统所暗示的，使亚里士多德对真正生成的困境的回答无效。因为在生成新实体的一个部分的过程中，作为最近质料的物体一定作为独立的实体消亡了；那就是说，它放弃了它自己的实体性形式，而在一个新的生成中扮演纯粹质料的辅助性角色。^③这样，亚里士多德评论说，如果一个实体要发挥物质的功能，即如果它是那种某物由之被生成的东西，它一定在“返回其自身质料”的过程中。^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蜕掉了所有的形式而返回到原始质料；相反，这样一个理论会使最近质料成为绝对无用的，因为，既然最初质料是非实体的材料，那么它一定在每一个物体中都是相同的，基于这样一个理论的任何事物都可能由任何事物而生成。如果自然哲学家想要决定的恰恰

① Cf. 246a5 - 247a7; 260a29 - 260b15.

② 因此，亚里士多德评论道（224b15），“变白”就是一个过程；但“成为白的”，我们只意味着前一过程的终点，而非一个过程。这分别相应地是性质的过程和性质生成或变化的例子。在实践上，亚里士多德把术语“生成”限制于他称为“无条件的”生成，即实体的以及并非质量的生成上。

③ 亚里士多德说“被变化的是质料。”（cf. 1070a1f.）他认为“很显然，质料也是实体；在全部对立的变化中都有某种载体处于变化之下，如果是在地点上的变化，现在是在这里，一会儿又在那里；如果在增长上的变化，现在这样大小的，一会儿变小了，一会儿变大了；……实体上的变化也是这样，现在在生成着，一会儿又在消亡着。”（Cf. 1042a27 - 28.）

④ 1045a3 - 6. Cf. 192a25 - 34.

是，究竟什么样的质料在这一生成过程中被利用，那么让他把对所生成的实体的分析进行到它的物质部分。一旦这一分析完成了，那么他能决定的恰恰是，最近质料的形式在它可在新的生成中被应用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破坏。

很明显，无论原始质料的功绩是什么，它都对亚里士多德的生成理论无用，也与其无关。^①

II

乔基姆明确地称元素为“复合实体”。^②但这一词组是在他自己那里使用，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找不到。相反，亚里士多德认真地说道，它们不是“复合物”(σύνθετος)。然而，他确实说了，热、冷、干、湿这些有形的对立面构成了元素，因此是这种意义上的“形式”，我们凭此承认并建构了我们的元素理论。^③但这与说这些对立面是与元素的质料相对的实体性形式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们转向《天象学》第四卷，就会看到，热、干、冷和湿的确是奇怪的形式；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到了【378】它们作为主动的和被动的的原因，它们通过形式的相互改变构成自然的整个无机结构。亚里士多德又在《论动物的部分》646a12-17中写道：

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复合。第一种是来自某些被人们称为元素的东西的复合，如土、气、水、火。或许更为恰当的说法来自它们的“力”(δύναμις)的复合，……因为冷、干、热、湿是复合物的质料……。

元素是所有复合物由之开始的材料，按照定义，它们是简单而基础的。反之，就像他在其他文本所说的，“每一事物都能被分解为构成它的

① 1045a3-6. Cf. 192a376-377.

② p. xxxii.

③ 329b10-14.

东西，但除了简单物，看不到分析的这种〔最终〕产物”^①。然而，既然对立面构成的正是元素本身的材料，那么亚里士多德同样能说这些对立面“是复合物体的质料”。（注释者称元素是复合物体，那么他们要称对立面为元素的质料吗？）

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最初质料理论时，必须一直记在心里的就是，热、冷、干、湿这些对立面，它们并非某些由于时代错误的第二性质或仅仅是质料的“属性”，而是如他认为的，它们是原因和力（causes and forces），它们的确就是元素本身的“材料和核心成分”（stuff and guts）。实际上，元素的相互生成只是通过对立面的连结、混合和再连结（coupling, mingling and re-coupling）。

亚里士多德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试图澄清这一相互生成学说（doctrine of reciprocal generation），或者说一种元素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学说——理当如此，因为它处理的是简单和基础的东西，处于由其最近质料构成的复合物体的生成模式之外。虽然如此，他仍然保留了一种在每一种生成中持存的共同质料的教义（dogma of a common matter），使一个对立面仍然保留为一种元素转化为另一种元素的至点（fulcrum）。

实际上，这一相互生成学说并不像它在这里看起来的那样荒唐，因为我们必须记得，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每一种复合物体都有某种在它之内的所有四元素的某种混合或比例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且既然质料贯穿于他的宇宙，没有虚空间隙，那么对立面的连结、再连结、交换和代替遍布了整个苍天，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一定是关于在化学的这一原始时期基础的物质变化的唯一可能的解释。这样他就会设想，当冷肉被感觉到正处于从干到湿的变化过程中时，它的土（干和冷）的某些内容由于从气（湿和热）中吸收了湿并把干给了气而被转变成水（湿和冷）。这种被放弃的干将与气中的热相混合，从而产生了火（热和干）。但是，当然，这种“火”当然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意义。实际上，恰恰因为元素一定是简单的，**【379】**没有形式和质料的复合物结构会妨碍它们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接受，

^① 1066b36ff.

亚里士多德认真地区分了他来自火、土、气、水的理论的或“理想的”元素，与我们在我们周围察觉的火、土、气、水——来自“所谓的”恩培多克勒的元素。这些“所谓的元素”仅仅是与一种最少的形式在一起的质料的近似物：

事实上，火、气以及我们提到的每个物体都不是单纯的，而是混合的。单纯物在本性上与它们相似，但却与它们不同，例如，类似于火的只“像火”，但不是火，类似于气的也只“像气”，但不是气；其余的亦如此……。[日常生活中的]火是热的过度，正如冰是冷的过度一样。^①

因此我们在上文的气中生成的“火”少到并不足以提高那种气的温度，当然这种气本身是一种四元素的混合物，虽然气元素占优势。

亚里士多德用了相当大的努力试图澄清他的元素学说，足以警告我们不要低估这一学说的复杂性。然而，恰恰是简单化的这一陷阱导致传统把原始质料学说读进了他关于元素本性的最重要的一个讨论——《论生灭》328b25 – 329b6。

既然这一段落将有可能成为原始质料的支持者最后一搏的理由，让我们详细地思考一下它。

在这一段开篇，亚里士多德叙述了之前已经论述过的论题，然后评论道“我们仍然要去调查所谓物体的‘元素’。”然后他继续说，生灭是不可能与可感物体分离的，但是关于作为这些物体基础的质料(ὅλη ὑποκειμένη)，哲学家们意见并不一致。一些人说它是简单的，如气，或火，或介于它们中间的某物（但仍然是一种分离的物体）。其他人假定两种或更多种元素，如火和土；一些人补充了第三种元素，气；以及一些人，像恩培多克勒，认为水也可作为第四种元素。而且他们说正是从这些元素的结合或变化中，有了所有的生成和消亡。^②

到现在为止亚里士多德完全清楚地表明：(a) 他将讨论所谓的元素；

① 330b22f.

② Cf. 983b6ff.; 987a1ff.; 988a22ff.; 989a2ff.

(b) 关于这些作为可感物体基础的元素的本性和数目，哲学家们意见并不一致；(c) 但是他们所有人似乎都在说，可感物体的生灭是由这些基础元素的结合和变化而产生的。

现在让我们就这一点达成一致，亚里士多德继续说，那些事物或者通过结合或分解，或者通过其他变化而发生变化，作为“本原”（ἀρχαί）和“元素”（στοιχεῖα）而引起了生灭。^①

【380】然而他并没有通过这一陈述暗示，这些基础的“元素”不是可感的它们本身。相反，亚里士多德说正是通过在这一基础质料中的“结合或分解或通过某种其他变化”，生灭发生了，正如他说“可感物体的质料”本身是可感的一样。这与他在其他地方“可感事物需要可感本原”的说法是一致的。显然，如果元素要有助于构成可感事物的物质本性，并要在它们的生成中成为有效的，它们必须自身是可感的。

现在亚里士多德说，那些思想家——他们设想了一种除了那些被反复提及的质料之外的单一质料，并使它有形且分离——都错了。因为对于这种物体而言，是不可能与某些对立面分离且可感的：^② 它将必然或轻或重，或冷或热，这一“无定”被他们称为“起源”。柏拉图没有清楚地说他“无所不包者”是否与元素分离而存在；但他说它是一种载体，作为元素的基础且先于元素，就像黄金对于由它做成的事物。然后他开始分析元素——虽然它们是体——一直到面；当然，对于“奶妈”和〔可感事物的〕最初质料而言不可能是面。

有趣的是，注意到这是亚里士多德在说到这一基础质料时用了词组 πρώτη ὕλη 的四次之一，明显在这里他是与“元素”交替使用的。大概他

① 乔基姆（193）不承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元素”（329a5-6）指的是他几行前所指的意义，即，简单的、可感的物体。

② 根据 Parisiensis Regius（1853），在 11 行一起读 αἰσθητόν。乔基姆说（194：“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写 αἰσθητόν（根据 Parisiensis Regius）……既然那暗示了阿那克西曼德自己说到他的 ἄπειρον 是‘可感的’。”相反，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仅仅试图使无定有某种意义。关于“可感事物需要可感本原”这一原则的说法是独断论的，因此在几行之后进一步说，当柏拉图把固体元素分析为抽象的面时，他恰恰是没头脑的。因此，如果要使无定有意义（就像亚里士多德总是为了同道哲学家而试图去做的那样），我们使它可感，它必然被证明仅仅是元素本身（而且这就是他最后使 332a25 及以下的无定所具有的这种意义）。毕竟，阿那克西曼德很明显对质料的认识是很模糊的。

对柏拉图的最初质料理论的反反对，也像对阿那克西曼德的最初质料理论的反反对一样是两方面的：(1) 他们都让它与元素分离，而且(2) 他们都使它不可感。阿那克西曼德甚至有胆根据这一点称这一不可感的材料为一种物体，这，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明显仅仅是一种传统。

根据早先引用的一段话，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反对的就变得完全明晰起来了：“元素不能从另外的某物体中生成。因为这就会得出另一个物体先于元素的结论。如果这个物体有重或轻，就会是某种元素，如果它根本无运动的冲动，就是个不动的和数学的实体，这样，……如果它不在地点中，就没有什么能从它生成。”^① 而且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 (a) 当且仅当一事物 (thing) 是一个物体 (body) 时，它在一个地方，(b) 在一个地方的任何事物都有一种运动倾向，【381】并根据事实本身 (*ipso facto*) 是可感的。因此，如果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是物体 (并因此可感) 的话，那么它将必然是一种或另一种元素；然而，如果它不可感且与元素分离，它将像柏拉图的面一样，对作为可感物体的基础并构成它们的材料而言完全是无用的。

现在，他表达他自己的关于这一基础质料的理论：^②

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存在可感物体的某种质料，但它不分离存在，而是总与对立面在一起，且正是从它那里，才生出所谓的元素 (ἐξ ἧς γίνεται τὰ καλούμενα στοιχεῖα)。

在原文中，“由之” (ἐξ ἧς) 的先行词可能是“可感物体的质料” (ὕλην τῶν σωμάτων τῶν αἰσθητῶν)，也可能是“对立面” (ἐναντιώσεως)。牛津译本采取了前一种方式，因此最后一个词组该这样读 “一种所谓的元素由之生成的质料。”当然，这种质料被译者等同于原始质料。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没有理由引入，或者有好的理由也无法引入一种先于元素的质料，无论在一种时间的还是逻辑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别处已经明确地说过，元素只能由某一物体 (即由彼此) 而生成，除非我

① 305a14 - 32.

② 329a24 - 26.

们承认一种有形物体之外的虚空。而且，这一之前所进行的论证——以及与亚里士多德在其他地方的理论——的连续性变得更清楚、更自然，如果我们认为“对立面”就是“由之”的先行词。这一解释使得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和阿那克西曼德的立场更清楚了：他的基础质料是“与对立面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它是可感的（不像柏拉图的面或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但是既然恰恰由于这些可感对立面的各种连结和再连结，元素相互生成了它们，因为那就是说，“正是从对立面，元素生成了”，他的质料也既不与元素分离，也不先于元素。^①

按照传统的解释，所有这些都变得混乱起来，论证的线索也丢掉了。根本没有任何预警地，亚里士多德会引入一个不可感的质料，一个“在逻辑上先于”元素的质料，一个在被与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或柏拉图的无所不包者相区别之前会需要大量解释的东西。但是，正像我们将看到的，接下来并没有这样的解释；而且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将对立面以及我们如何从它们推论出元素理论进行了大段讨论。而且，他最后把无定与无所不包者与元素理论进行了类比。

在传统解释下，这一段剩下的部分等同于成为武断解释的大杂烩。一种相当字面的翻译按如下方式继续：

【382】 关于这些问题的更准确说明，我们已经在另外的地方做出了。^② 但是，既然最初的物体 [可能是元素] 也是以这种方式来自于质料，所以，我们也必须说明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不分离存在的质料、对立面载体是本原和最初的东西（因为热不是冷的质料，冷也不是热的质料，载体才是二者的质料）。

对这段困难文本解释的关键明显在最后一句话上。在说了元素生成于

^① Cf.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Book II, Chapters 3-7.

^② 这句话习惯上被认为指《物理学》第一卷，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讨论了他的三个首要本原：质料、形式和缺失。但他在《物理学》中唯一的兴趣在于去确立这样的事实，即一定存在一个“相反者的载体”，在这个例子中的相反者，并非对立面，而是形式与缺失，而且他所有的关于这一载体的阐述都涉及最近质料，以至于“更准确的说明”一定指的是《论生灭》的后来章节，或《论天》第二卷整卷，在那里他详细讨论了元素的本性。

对立面的话之后，他插入一句，元素“如何”生成已经在别处更准确地讨论过了，现在他匆忙地修正这一可能印象，那就是对立面以某种方式是首要的，并先于元素。因为如果我们让对立面成为首要的，例如产生热的自然，将必然从某一其他首要的对立面产生它。他通过说“因为热不是冷的质料，冷也不是热的质料，载体才是二者的质料”而驳斥这一说法的荒唐。这样他把元素保留为首要的，因为在其复杂成分中，对立面找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些 [元素]。我们认为不分离存在、作为对立面基础的质料是本原和最初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与他的早期说法完全一致，都称可感物体的基础质料为“本原”和“元素”。

在所有这一段中，唯一模棱两可的词组是他思想的这一部分，即以下面这句话开始“但是，既然最初的物体 [可能是元素] 也是以这种方式来自于质料……”。当然，传统又一次把这里的“质料”解释为指的是原始质料。但是说了这个之后，那么这段话剩下的内容就几乎没有意义了。因为如果亚里士多德在以前已经明确地说过原始质料是首要的，如果他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否定对立面是首要的，那么他的“因为热不是冷的质料，冷也不是热的质料”这句话就没有意义。按照传统解释，什么东西会暗示这样一个事物？又或者，如果亚里士多德在以前已经清楚地说过元素生成于原始质料，什么让他开始通过强有力的“但是……”这一反对来重复那一想法？^①

【383】事情的真相是，他这样反对是为了阻止过度简单化地把对立面解释为首要的。他实际上真正说的是，元素生成于对立面，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最初的物体，包括所谓的元素，一定生成于万物由之生成的基础质料。当然，结果就是，这一生成的基础质料真正地被与理想的元素本身区分开来了，而且正是通过相互的生成，它们在现实中是“从这一质料中”被生成的。因此，他继续说，我们必须研究元素并把它们看作首要的，看

^① 乔基姆解释道 (199)，(1) 对可感物体生成的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明已经在《物理学》中给出了，(2) 但是，关于首要的可感物体的生成的一种说明必须给出。然而，如果是这样，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必须讨论首要的可感物体“因为它们相似地也是产生于 [原始] 质料”——暗示他在《物理学》中讨论了可感物体由原始质料的生成，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现在并没有继续讨论元素从原始质料的生成。

作实际上的对立面的载体。

这一想法很复杂，而且亚里士多德 [的做法] 令人困惑，因为他从使用通用术语“质料”，这一它早期与“本原”和“元素”相等同的词，转变为在一个元素的复合体理论中的对它的刻画。但这一段落必须被解释为只是一个更长文本的开篇部分，在这一长文本中，亚里士多德极为详细地讨论了元素以及它们的本性和生成。

但是让我们思考所讨论的这段话中剩下的一句话：

首先，可感物体潜在地是本原，第二是对立面，我说的是比如热与冷，第三是火、水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段话看起来是对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基础质料本性的一种直接的概括性描述：首先他同意早期思想家，基础质料是（1）处于潜在状态的可感物体。但是与这些思想家中的某些思想家相反，他的质料（2）与对立面不分离，亦即，它是可感的。最后（3）作为可感的事物，它是“这一种或那一种元素”。他将在《论生灭》的其余文本更准确地描述这一最初质料的复杂特征。

按传统解释，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区分了元素、对立面和原始质料。然而，即使这一文本以及上下文允许这么解读，此处也特别用于解释源初的生成，他对于源初的质料（*primordial matter*）如何与元素和它们的生成相关的解释，几乎没有开始。但是从现在开始，他将在这里只关注元素以及它们与对立面的关系。的确，亚里士多德在讨论重要想法时会很简洁；但是他对这一基础的物质元素、它们的来源、生成和构成的讨论太详细了，而对于他没有提出的原始质料的概念太轻描淡写了。

亚里士多德已经清楚地表明在他的心中，柏拉图的无所不包者【384】和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是对一种最初质料理论的尝试，即使失败了。那么它们不能被与他自己的最初质料相类比吗？当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了他自己的学说之后，又一次转而评估它们时，他将把它们进行了类比，却不是与任何原始质料，而是与他的四元素。他这样写柏拉图的无所不包者：^①

① 306b15ff.

正如在其他情况一样，载体必定是无形式、无形状的；因为这样，正如《蒂迈欧》中断言，无所不包者最能变形，因此，元素被想象为复合物的质料；这也是它们能变成彼此、失去性质区别的原因。

而且关于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他说，“它或者等同于这个那个元素，或者什么也不是”。^① 从一个被认为已经持有原始质料理论的人那里而来的令人奇怪的话，即使不等同于无所不包者和无定，当然也会与二者是一种完美的类比。

按照传统的解释，更令人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论天》312a30 及以下所说的话。根据牛津译本中斯达克斯 (J. L. Stocks) 的翻译，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道，虽然元素“是四个，但一定有一个所有元素的共同质料——尤其如果它们彼此转化——在每一元素中的这一质料在存在上是不同的”。很不幸，原始文本对于牛津学派对原始质料的痴迷并不那么友好：*ὥστε ἀνάγκη καὶ τὰς ὕλας εἶναι τοσαύτας ὅσαπερ ταῦτα, τέτταρας, οὕτω δὲ τέτταρας ὡς μίαν μὲν ἀπάντων τὴν κοινήν, ἄλλως τε καὶ εἰ γίνονται ἐξ ἀλλήλων, ἀλλὰ τὸ εἶναι ἕτερον。*

作为一个结论的这些话，讨论亚里士多德通过思考上升和重力现象已经试图使他的元素理论实体化。“ταῦτα”回指他根据物体的万有引力而对它们的四分；而且他在这一段落中的结论是，一定存在有这些引力作为其自然倾向的四种最初质料 (primitive matters)，和它们共同存在于每一复合物中、决定了每一事物的万有引力倾向的四种元素。这段希腊文的正确翻译如下：

所以，[根据万有引力而来的对质料的分类]，必然存在 [元素的] 质料的相同数目，质料的种类必然与这些一样多，即四种；在一种意义上，四种 [元素] 即是一种，是万物共有的，既然它们相互生成，但每一个又在本性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四元素就是最初质料；它们“作为一”，是所有复合物体

^① 332a15ff.

的基础的共同质料。但特殊而言，这最初质料被区分为四元素，每一个在本性上都不同，但每一个与另一个共享一个对立面，每一个都有从其他元素生成的能力，而且正因为这些元素是“简单的”，自身没有复合本性，亚里士多德使它们有能力接受一切形式。^①

【385】最后，《物理学》中的最后两段话仍然需要讨论。第一段就是《物理学》217a20 及以下。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讨论的是，他的基础质料对提出“虚空”概念的所有问题如何提供了一种充分的解释。他这样开始：

我们的说法是，基于假设，存在一种对立面，即热与冷以及其他对立面的单一质料，现实的存在物从潜在的存在物生成；质料与对立面不能分离，但其存在是不同的；同一质料可作为颜色和热与冷的质料。

这一“潜在的存在物”和“单一质料”暗示了原始质料。这一段落在亚里士多德对这一论证的驳斥的中心，这一论证是，如果在物质世界内存在压缩和膨胀，那么一定存在一个虚空，或空的空间，当膨胀时宇宙会凸到这一虚空之中，而宇宙压缩时会离开这一虚空。亚里士多德用他的相互生成的元素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217a10 及以下），当通过气产生于水而在质料内部有了稀疏和扩张时，“一定在其他地方存在同等数量的产生于气的水，这样整体的体积大小是相等的”。因此正是这一简单的、作为基础的、元素性的质料，通过它的相互转化有被疏或密、冷或热、干或湿所作用的潜能。

因为当气从水中生成时，同一质料变成了某种不同的东西，但并没有增添其他什么，只是由原来潜在的东西变成了现实的东西；水也以同一方式从气中生成。^②

① 由于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元素称作“简单物体”这一事实，就认为他把元素看作复合实体，这是有争议的。的确，他感到他的宇宙是被一个更大的容器所包围，因为他称它为“万物的体”（body of all），用他自己的定义说，所有物体（all body）是被其他物体所包含和包围，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是徒劳的。参见笔者的论文“Aristotle’s Theory of ΤΟΠΙΟΣ”，*Classical Quarterly*（April, 1950），§ 2。

② 217a26 以下，这一段落的延续部分刚刚被提及了。

亚里士多德仁慈地赋予了他的元素以可塑性，这是自然的多样性生成所必需的；然而，这些元素，就像一个画家的颜料，把它们特征强加于每一个创造性的努力上，同时把它们限制于这里月下世界的这些可能性上。

《物理学》中的第二段也就是最后一段，^①【386】是 192a21 及以下：

作为潜能，[质料] 由于自身不会消亡，而是必然处于生灭领域之外。因为如果它曾经生成过，那就必定有某个它所由生成的而且继续存留在它之中的最初载体。但是，这正是它自己的特殊本性。所以，它是先于生成的，……。如果它消亡，它就会在最后变成那样，所以，它就会在消亡之前就消亡了。

当评注这段话时，卓越的策勒说原始质料“本身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开端，而且既然每一个可消亡的事物最后都分解为同一载体，它也是不可消亡的”。当然，这里未决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是否的确说到了“原始质料”。因此，到目前为止，在这一段出现于其中的这一卷中，亚里士多德都没有提及最初的（first）或终极的或首要的（primary）质料。他简单讨论了作为一个本原的质料，在一般意义上作为一个实体“由之”生成的东西；他所有的关于这一本原的说明都涉及一个已被赋形（informed）的最近质料。实际上，20 行之前，在讨论这两个概念——质料和缺失——之间的不同时，他说“质料在一种意义上接近于实体”。在上述段落的删除部分，由四个点所表明的，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干扰策勒解释的质料的定义：

我的质料定义正是：每一事物绝对地由之而生成，并在结果中持存的那个最初载体（τὸ πρῶτον ὑποκείμενον）。

① 除了 332a34 以下，亚里士多德在那里称质料为“[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居间者，是不可感的，不分离的”。对于这一古怪的词组的一种充分说明，一定要思考的整个上下文——在这一上下文里，亚里士多德试图把他的理论实体化，即元素是所有存在的首要物质——是整个《论生灭》第二卷第五章。就是在这里他证明，四元素之间或先于四元素不可能存在“居间者”，如某人断言无定就是这种居间者：因为如果存在火和气之间的一种“居间者”，它就会有热和冷的缺失，这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是不可能的。这样在相互生成中的从热到冷的转变，元素性质料自身必定作为“居间者”而起作用。

没有亚里士多德研究者愿意否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是每一实体的最近质料，“它由之生成，并在结果中持存”，就像在雕像中持存的铜。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事实，不是最初质料的本性，甚至不是这个世界特殊的物质结构，而是其自然哲学中作为一个概念或本原的质料。整卷他自始至终都在说与形式和缺失对立的作为一种本原的质料，作为那种在一个实体中等待在生成过程中被现实化的能力或潜能。因此他就在所说的这一段落的前面几行说道：“质料在一种意义上要生成和消亡，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不会。因为它之中包含了要消亡的东西即缺失，所以它由于自身是会消亡的；但是，作为潜能，它又由于自身不会消亡。”然后为了证明这一点，在一个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的典型展示中，他补充道，这一潜能自身不会生成，因为如果自身生成的话，就必须存在某种东西，它由之而被生成。【387】但是作为自身，这个“由之”本原，它会在它生成之前存在，纯属胡说八道。反之，他补充道，质料会消亡。总之，这一段是一个逻辑练习——而不是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物理结构的说明。

III

在对质料概念的逻辑分析和物体被分解为其质料的现实的物理分析的一种思考之间的这一混淆，基于对原始质料理论的几乎每一次阐述。而且，正是在最后剩下的来稳定原始质料摇摇欲坠的大厦的两段中，亚里士多德对于“质料”这个词的有歧义的用法再一次把传统引入歧途。

第一段是《形而上学》1036a1 - 9，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看起来几乎都在讨论原始质料：

当我们谈到具体事物，例如这个圆形，……对如此这般的东西都无定义，而是凭思想、凭感觉来认识它们。……总是可通过普遍原理而被陈述和认识。但质料自身是不可知的。

可以理解，当一个人穿过《形而上学》长篇而散漫的争论和离题徒劳地寻找对一个无特征、无形、不可知的原始质料的某种简单提及，人们

很容易断章取义地引用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在其上下文中它不是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个别事物，就其无限的细节而言，仅仅是逃脱了我们定义的那张精致的网。在谓述中，我们必须叙述、比较、分类，所以，似是而非地，我们在感觉和直觉的直接行动中所掌握的东西，不可还原的个别事物，逃避我们的思想剖析，滑过时间的洪流，本身 (*per se*) 是不可知的。

来自《形而上学》第二段的——据我所知，我们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是 1029a6 - 26。这一上下文是亚里士多德费力地试图定义实体本性的文本。他通过系统地消除所有不可能成为实体的东西，进而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本性，而且在所说的这一段落中他排除了作为一个可能候选项的质料：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地讲了实体是什么，实体不述说载体，其他东西却述说它……因为这话不仅本身不明显，并且把质料也变成了实体。

因为很明显，他继续说道，当诸如性质、潜能、长度、宽度等能谓述一个载体的每一事物被消除时，只有质料仍然存留：

我所说的质料，就其自身而言，它既不是一个个别事物，也不是量，也不是规定存在的任何其他范畴。

【388】因此，亚里士多德继续说，按照这一假定，实体，或者谓述的终极载体，将“既不是某一个别事物，也不是一种个别的量，也不是其他被肯定刻画的东西，更不是这些的否定，因为否定的东西对它来说只是些偶性”。当然，他得出结论，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存在一种确定的东西恰恰属于实体的本性——“分离性和个别性被认为主要属于实体。”

简言之，当你开始确定某物的“存在”时，你思考的是作为现实性的它，质料，就像那作为潜能的实在，恰恰是不合格的。很明显这一意义上的质料不“属于决定其存在的任一范畴”；根据事实本身 (*ipso facto*) 它不是“这一个” (*τὸδε τι*)。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讨论质料的本性，更不要提最初质料的本性。这整个的运用表明，如他已经说过的，作为“并不谓述一个载体的东西”的实体的唯一定义是不充分且模糊

的，因为那就会使仅仅是潜在的东西成为实体，[毕竟]这一潜在物不可能谓述作为任何载体的现实特征。追随者会把这个看作一个关于最初质料的非常不同、非常困难的观点而重要地阐述这一点，这一定会让他觉得很诧异。

当然，为了捍卫任何一个学说，当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把它仅仅置于明显的文本指称的基础之上，而没有求助于他整个体系的逻辑应用，即没有决定它是与这一它要去构成的那个体系兼容，还是由这一体系推论而来，是不明智的做法。在这种方式下，比如说，几乎不可能形成关于亚里士多德理智理论的任何概念，无论是暂时的还是相反。亚里士多德苦恼于在他讨论特定的重要概念方面的贫乏；他往往留给读者去提供一定会阐明他扼要措辞的上下文背景。但对于被传统和训练从背景中移除的这位思想家来说，这产生了一个几乎不可克服的问题：这一可疑的学说本身就是决定它要在其中被讨论的“上下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关于这一可疑问题的任何错误的假设几乎没有机会通过求助于“上下文”而被修正。相反，这一求助不仅可能造成对这一学说的一个错误辩护，而且可能造成把整个“上下文”或哲学体系本身抛离主线。原始质料学说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亚里士多德死后几个世纪，对亚里士多德体系而言既不幸也充满讽刺的是，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哲学家和注释家，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例如辛普里丘，一位我们必须给予一定尊重的注释者，尽他最大的努力试图证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这两个体系，作为仅仅是同一基础哲学的两个不同专业术语的系统阐述，是一个程序，只是成功地歪曲了这两个体系。在这样一个理智气候内，把亚里士多德的基础质料等同于所有变化中的某个柏拉图的奶妈，【389】被动而无形，一个本身没有被变化所玷污的永恒的无所不包者（πανδεχές）是多么容易！为这样一个概念的文本辩护几乎没有必要，即使可能；因为，难道它不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概念推论而来吗？让理智抓住万物的简单物体，火、土、气、水四元素，甚至在这里它将发现热、干、冷、湿这些不变的形式，在它们后面一定仍然潜伏着某种不确定的、无形式的质料，这种质料赋予了它们在这一尘世的存在。无论亚里士多德以何种方式进行了困难的构想，

又以何种方式进行了不充分的讨论,对于这些新柏拉图主义者而言,这一原始质料看起来一定是作为他体系的特定部分,就像形式本身一样。当然,在错误地构想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学说时,他们进一步混淆了对他的形式的理解。因为在把这些简单物体构想为复合物时,他们是把不管什么样的、在他们的想法里可能提升到质料的流动性之上的柏拉图的“模型”或“理念”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这样,热、干、冷和湿,这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复合物的质料”给予形态的有形的“力”,现在高贵起来,被提升到形式的优先地位,赋予某种更为基础的不确定的质料以形式,超越了经验的界限,参与生成了火、土、气、水这些简单实体。

这一扭曲的结果就是,作为自然中的“必然”的质料——它的结构和运动对生成过程施加了限制,在自然中其他的目的体中制造意外、畸形以及自发的生成——给一种完全惰性的质料、永恒形式的懦弱奴仆让路。随着人们向着天空的这一转向,第一个重要的自然学家和科学家——他以为他已经建立了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整个超级结构——在哲学上的最终损失也随之而来,并基于一种对自然物体内的形式和质料、目的和必然性的相互作用的艰苦分析,因此最终建立了由它而来的形而上学。代替了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产生于躯体的一种无限的复杂组织的现实性的“灵魂”,他喜欢类比于眼睛中的视力的动物躯体的那种“形式”,成为自身经历很长时间而被具体化、然后飞到它永恒之家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达尔文、林奈、居维叶说,他们之外的那个人只不过是“小学生”,他的那些惊人的科学研究,在超然而客观的理性主义的冲击下,现在受到了挫折,那是与理论毫不相干的一个既成事实 (*fait accompli*)。说过“大自然从无生命的生物到有生命物和动物,其变化是如此微妙,以至于在这样一个连续的尺度中,我们难以找到它们之间的分界线”的亚里士多德,变成了把自然系统化成为一个灵魂的不同等级的学者。在他的作为质料的有目的组织化和现实性的形式理论之前,想象失败了,生成被还原为分有(“质料蜕掉一种形式接受另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就像辛普里丘正确地说的,只不过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纽约

参考文献

King, Hugh R. , 1950, “Aristotle’s Theory of ΤΟΠΙΟΣ”, *Classical Quarterly*, April.

Joachim, Harold H. , 1926, *Aristotle on Coming-to-be & Passing-away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Donoghue, Dermot, 1953, “Aristotle’s Doctrine of ‘The Underlying Matter’ ”, *Philosophical Studies*, June.

翻译参考:

亚里士多德, 1991—2003, 《亚里士多德全集》, 苗力田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